

御山峡 丝路古道上的山水画卷

□ 陈学仕

御山峡,坐落于金昌市永昌县城北约10公里的龙首山脉中,地处金川峡西段,东西绵延约15公里,宽幅在100米至500米之间,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山高水长卷轴画。峡谷之内,草木丰茂,流水潺潺;两岸之外,高山耸峙,峰峦连绵。于当地百姓而言,这里是闲暇时的好去处,既有养眼的自然山水,又有赏心的悠久历史文化,实为曲径寻幽的佳境。

四季轮转中,冬天的御山峡别有一番韵味。此时繁华落尽,铅华洗去,反倒透着一股返璞归真的澄澈与宁静。也正因这份独特,立冬后的第一个星期天,我与好友仲恒兄便相约同游御山峡。车子驶离县城,不紧不慢地穿行在郊外,马路两旁的白杨树参天而立,枝叶交错间遮蔽了部分晴空,偶尔有几方蓝天从缝隙中显露,星星点点的阳光也顺势洒落,为这段旅途添了几分暖意。

车子驶入金川峡谷大约十分钟,向左一拐便进入了御山峡段。右侧的金川峡水库豁然铺开,碧蓝的水面像块巨大的蓝宝石,与头顶的晴空交相辉映,蓝得透亮,蓝得晃眼。近些年生态好了,雨量增加,库里的水肉眼可见地丰沛,水位悄悄漫向岸边,库尾也往上游的御山峡里延伸了一两公里。浅水处,几块沙地探出头来,像散落的绿岛,一群鸭子正围着沙洲嬉戏,“嘎嘎”的叫声给这片苍茫的水域添了几分活泼。



御山峡景区 薛永成

行走正义峡

□ 滕建民

峡口、古道、辽远、苍茫。正义峡就静立在那里,一头牵着合黎山的筋骨,青灰的岩壁顺着山势起伏,峰顶偶有流云漫过,像给嶙峋的山尖系了条轻柔的白纱;一头挨着黑河的衣襟,冬日的河水褪去了夏秋的湍急,水面凝着一层半透明的薄霜,仿佛给河床裹了层易碎的玉,水流声清冽细碎,顺着峡口蜿蜒西去。谁也说不清,这样的守望已经过了多少个春秋,只知道灰褐色的山崖与石壁冷峻如铁,岩层间浅黄与深褐交错,是大自然用千万年时光雕琢的纹路,每一道褶皱里,都藏着不为人知的故事。

终于站在峡口前,才真正懂了“苍茫”二字的分量。寒冬的风愈发烈了,刮过脸颊时带着刺人的疼,却让人瞬间清醒。抬眼望去,坐落在张掖市高台县罗城镇天城村的正义峡,峡口两侧的崖壁陡峭如削,零星生长的耐旱灌木紧紧扒着岩石,枝叶在风中轻颤,倒给这威严的峡谷添了几分灵动。偶尔有飞鸟掠过峡口,啼鸣声凄厉得像被风撕碎,落进空旷的天地里,瞬间便被吞没,只余下更浓的寂寥。站在这里,边塞古战场的肃杀与险峻像块沉甸甸的石头压在心头,连呼吸都不自觉放轻,生怕惊扰了沉睡的历史。

沿着黑河慢慢走,脚下的土地冻得硬邦邦。旷野辽远得没有边际,连风都好似有了回音。路边的树木落尽了叶子,光秃秃的枝干倔强地伸向天空。面对这空旷的天地,我只能在记

“春夏那才叫真热闹呢!”同行的仲恒兄手往水面一指,语气里满是按捺不住的兴奋,“你瞅着,赤麻鸭扑棱着棕红的翅膀扎水,绿头鸭带着亮闪闪的‘帽子’成群游,还有秋沙鸭拖着花斑尾巴钻芦苇荡!更别说白天鹅、白鹭、黑鹳这些‘稀客’,十来种鸟往这儿一聚,好些名字我也是回头听人说,光看着就觉得新鲜!”

他话音还飘在风里,水面上忽然起了动静,几只白天鹅展开雪白的大翅膀,白鹭则挺着细长的脖颈,一前一后贴着水面掠过。翅膀扫过天空时,留下一道道轻盈的白弧,瞬间就给这片静悄悄的碧蓝增添了灵动的韵律。

我们驻足湖边,静听风从水面掠过,裹挟着水汽的清涼扑面而来,宛如一曲苍凉的古调在耳畔低回。我俯身在水边,看波浪一遍遍漫过来,在脚边碎成银亮的水花。不远处的电线杆上,一群鸽子排得整整齐齐,给蓝天添上了几行宁静的“标点”。忽有牧人赶着羊群经过,鸽子被惊得振翅而起,盘旋着飞向远方——那里,汉长城的残段正默默伏在戈壁上,像一条沉睡的巨龙。从水库往上游走,便出了库区,真正进入了御山峡的腹地。虽是冬季,峡谷间的公路上仍有车辆往来,想必,这峡谷里的风光与故事,早已悄悄传开。

若说库区的景致是自然的馈赠,那腹地的风光则满是历史的印记。

御山峡像一部摊开的“历史典籍”,山是纸,水是墨,时光在上面写满了传奇。从水库往圣容寺去的路上,每一步都踩着历史的注脚。

最先撞见的是汉明长城。远远望去,几段汉长城的残垣断壁孤零零地伫立着。卫青、霍去病的英雄故事在河西走廊流传千年,可眼前的城墙早已没了当年的威风,墙体斑驳,更像一位年长的老者。而公路左侧的明长城则显得要“年轻”许多,虽也有裂缝和豁口,却依旧身姿挺拔,砖石间透着股精神气,常有游人站在它面前合影,想把这历史的风骨装进镜头里。

再往前走,花大门石刻像一页翻开的经书,在两山之间正襟危坐。红褐色的砂岩壁被岁月劈开,形似两扇敞开的大门,守护着古丝路的通道,由此向西北,便是永昌北部的草原花草滩。北山崖面上,一排长约50米的塔形佛龛静静排列,这是西夏时期的遗迹。

从花大门西行不到一公里,神驼峰便进入眼帘。那山如同一头静卧的骆驼,昂首挺胸,神态虔诚,仿佛还在回望当年的路。传说圣僧刘萨河从天竺取经东归,骑神驼途经此地,朝拜过圣容寺后,神驼却贪恋这里的灵秀,不肯再走,最终化身为山。千百年过去,它依然守在峡谷里,把御山峡的故事讲给每个经过的人。

继续西行两公里,便抵达了御山峡这部“历史典籍”的核心所在,圣容寺。作为丝绸古道上承载河西走廊佛教文化与历史记忆的重要地标,圣容寺的传奇故事在敦煌莫高窟壁画中留存。据史料记载,北魏时期,高僧刘萨河云游至此,留下“山开现佛陀瑞像”的预言。后来预言成真,百姓欢欣鼓舞,依此修建瑞像寺。时至唐代,该寺院正式更名为“圣容寺”,此名沿用至今。依托千年文化底蕴的滋养与独特历史地位,让圣容寺成为享誉四方的“河西名利”。

伫立在圣容寺前,凝神细赏,方知这里的神奇之处。此地坐落于峡谷腹地,两岸山体皆由加里东期花岗岩构成,这些地质遗存经亿万年的风侵雨蚀、冰川打磨,将原本棱角分明的岩石雕琢成万千形态:有的如猛虎伏岗,似在守护山门;有的似雄鹰振翅,羽翼的纹路在阳光下清晰可辨;更有一块巨石形如海龟,龟甲的褶皱浑然天成,仿佛下一秒便会爬入峡底

的溪流。最令人称奇的,是峡谷南北相对的象山与狮伏山。象山山脊蜿蜒,主峰如巨象垂鼻;狮伏山则气势雄浑,鬃毛般的植被沿山坡铺展,平添几分威严。

抬眼望去,象山与狮伏山的山脊之上,各矗立着一座七层佛塔,那便是始建于唐代的圣容塔。南塔立于狮伏山巅,塔身略纤巧;北塔坐落于象山脊背,形制更为雄浑。两座塔的建筑风格与西安的大雁塔、小雁塔一脉相承,设计尽显唐代建筑的大气庄重。尤其北塔,恰好与象山的“脊背”走势相合,远观便似“塔立象背”,而圣容寺依偎在两山之间,正应了“寺倚灵山”的意境,这般人造地设的景致,令人叹为观止。

而寺前的圣容河潺潺流淌,河水清澈见底,水底的鹅卵石与摇曳的水草清晰可见,为这片沉静的土地增添了几分灵动。这条河汇聚了山间的两处水源,最奇特的是,即便隆冬时节,寺前的水流也从不结冰,河面还会泛起丝丝热气,遇冷化作薄雾缭绕在水面,宛若大地在寒冬中仍未停歇轻轻呼吸。驻足于此,再抬眼望两山雄奇、双塔巍峨,忽然读懂“仁者乐山,智者乐水”的深意,山的雄奇里藏着历经亿万年不变的沉稳,水的柔顺中裹着滋养万物的豁达,山水相依,不仅养育了永昌这片土地上的庄稼与生灵,更以这份从容与包容,浸润着每一位前来探访此地的游人之心。

离去时已近黄昏,夕阳西斜,为峡谷的山体镀上一层温暖的金边,原本青灰色的岩石此刻泛着琥珀般的光泽。不远处的汉明长城遗址,城墙的影子被夕阳拉得很长,与两山的轮廓交织在一起。回望这片峡谷,忽然觉得它如同一部厚重的史书,静静诉说着千百年来的故事。

相关链接

御山峡的魅力不止于峡谷本身,其周边还散落着自然奇景、人文秘境与乡村风情,无论是单日短途游,还是多日深度漫游,都能收获截然不同的体验。

周边景点推荐

金川峡水库 从车辘沟石林沿S212省道向东行驶30分钟,便抵达永昌县北12公里处的金川峡水库。作为河西走廊少见的“高峡平湖”,它与石林的嶙峋形成鲜明反差:湖面常年碧蓝如镜,将龙首山的丹霞轮廓完整倒映,风过时涟漪轻晃,山水仿佛在镜中揉成一团温柔的彩墨。

季节为这片湖光添了不同韵味:冬季的水面泛着清冷的光泽,岸边的芦苇结着白霜,静谧得能听见风掠过水面的声响;一到春夏,这里便成了候鸟的乐园,它们掠过湖面,翅膀划开的弧线,成了镜头里最灵动的风景。若想留住这份美,湖畔的木栈道是最佳 viewpoint,清晨或黄昏时分,阳光洒在湖面,波光粼粼间宛如童话世界。

车辘沟石林 从御山峡出发,沿S212省道西行再转Y361乡道,约40分钟车程便抵达永昌县西25公里处的车辘沟石林。不同于御山峡“草木丰茂、流水潺潺”的柔美,这里是大自然用亿万年时光雕琢的“雕塑展”,推丹地貌与花岗岩经风吹日晒,化作上千座形态各异的奇石,惟妙惟肖。最令人称奇的是“一线

天”,两壁陡峭如刀削,仅容一人侧身通过,阳光从狭窄的缝隙中漏下,在地面投下斑驳的光影,行走其间,仿佛穿越时空的隧道。触摸这些奇石,指尖能感受到岩石表面被风雨打磨的粗糙纹理,耳畔似乎还能回响千年前的故事。相传霍去病追击匈奴时,曾在此处因山石阻隔战马,后修路突袭敌军,“车辘沟”的名字也由此流传。如今,游客踩着山间步道攀登,登顶后俯瞰整片石林“群峰竞秀”,方能真正体会“万象石林”的壮阔。

毛卜喇民俗村 金昌市永昌县红山窑镇,车辘沟石林东南侧,从石林沿村道下行5分钟即达,是前往石林的必经之地。

这座被群山环抱的古村落,是汉代河西之战的“后勤驿站”,也是如今永昌非遗文化的核心承载地。村子保留着明清时期的夯土院落,阳光洒在五彩山脚下时,整个村落宛如一幅油画。游览完后在村口的“农家饭庄”点一份当地特色的“羊肉垫卷子”,饭后漫步村落,看老人在晒谷场晾晒作物,听村民讲述霍去病大军在此休整的民间故事,感受古村的慢时光。

此后数个世纪,汉朝与匈奴的多次激战在此上演,血与火的印记深深烙进土地;直至明朝初期,镇夷守御千户所在此建立,天城村继而成为军事与行政管理中心,一直延续到清雍正年间。更久远些,据《山海经》所述,上古时期,天城村所在的区域被称为“西海”,因水草丰美而富有传说色彩。西王母的传说与这片土地紧密相连,让天城村披上了神秘的面纱;西海干涸的传说与大禹治水的故事相互辉映,至今仍被村民们传颂,传说大禹曾在天城劈山开河,石壁上的斧痕与村中的禹王庙,都是那段传说的见证。

当我们走出村子,往高处的山峰爬,崖壁上的痕迹便藏不住了:风雨剥蚀的燧墩、长城的断壁、古城墙的残垣,还有倾倒的古堡、颓败的烽火台,像一个个沉默的惊叹号矗立着。伸手摸过那些风化的砖石,指尖能触到凹凸的弹痕,仿佛还能闻到当年的硝烟味;凑近细看,砖缝里还嵌着细小的沙粒,那是岁月留下的印记。透过这些斑驳的旧痕,古战场的威严与煞气,依然沉甸甸地压在心头,从未真正散去。



正义峡 资料图

午后的阳光渐渐柔和下来,像一层薄纱漫过稀疏的云层,轻轻落在茫茫雪原上。站在山梁上回头望,正义峡已浸在暮色里,成了一道模糊的灰影,唯有黑河水依旧不紧不慢地流淌着,那水在暮色中泛着细碎的银光,像一条柔嫩的丝带,悄悄把青灰的合黎山、枯黄的沙漠与土黄色的村庄串联起来,连起了天地间的苍茫与烟火。

风还在吹,只是没了正午的烈,裹着雪后的清冽掠过耳畔。目光往远处延伸,祁连山草原的风正顺着河谷漫来,裹着水草的湿润与雪水的冰凉,轻轻拂过黑河岸边的芦苇荡。细长的苇叶倔强地立着,在风里轻轻摇晃,把疏疏落落的影子投在澄澈的河面上,为这寂静的天地添了几分灵动。

再走到正义峡口远眺,寒风穿过峡谷时,卷着细碎的雪末扑在脸上,冰凉却清醒。忽然懂了,这里的“辽远”从不是空无一物的辽阔,这里的“苍茫”也从不是单薄的荒凉,这天地间藏着的,是霍去病挥师西征时的万丈豪情,是杨门女将梳洗时的一抹柔情,是古长城烽火台千年不变的坚守……它们都藏在峡口的风里,藏在黑河的水波里,藏在每一块风化的砖石纹路里,像一本摊开的书,等着每一个前来寻访的人,慢慢翻开,细细品读。

夕阳西下时,最后一抹余晖斜斜地洒在黑河里,瞬间把水面染成了暖金色。远处的草原上,果然有牧人的身影在缓缓移动,穿着深色的衣裳,赶着一群白花的羊,与天边橘红的云霞、近处泛着金光的流水,构成了一幅不用勾勒的画。那些曾经弥漫的硝烟、曾经的悲怆与呐喊,早已被时光轻轻抚平,只留下这沉默的山、这不息的水、这辽阔的草原,在岁月里静静绽放着属于自己的、不张扬的美。